

## 蔡仞姿：裝置何為

我的創作生命開始得頗早，"Drowned" 系列的作品可算屬於我第二、三段創作時期，我亦看到香港的藝術創作在那段時期之後出現了一個大轉變。之前香港的藝術創作，包括我在內，都是屬於很「現代」的藝術，很 "Art for Art Sake"。但六四之後，正如現在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後，大家自然會想，我們在這些大事情發生之下，有甚麼力量、有甚麼可以做到。之前香港的情況稍為不同，但在戴卓爾夫人訪華之後便出現移民潮，開始出現九七的隱憂，加上六四的實際情況，種種因素加在一起，令年青人突然意識到「中國」這個概念；之前他們可以不理，但從那一刻開始，便不可以再漠視。

### 且從六四開始

六四前後我正好和一班朋友，在搞一個今天回顧起來會覺得頗重要的作品，叫做「東西遊戲」。如果重看「東西遊戲」的陣容，會發現當中包括了很多文化界重要人物，如也斯、遊靜、梅卓燕、鄭志銳、盒子、鄭綺釵等，這些是原裝人馬，但後來這個活動真正進行時，卻變了即興的形式，並且加入了如梁文道及其他人。

「東西遊戲」中的「東西」是代表物件而不是東方西方。不料由籌備至真正進行的時候，發生了六四事件；演出日正值六四事件之後的六個星期，那時情況變得很嚴峻，因為原先的創作概念，因為六四事件的發生，大家開始覺得沒有意思，沒有可能再使用。所以當時整個演出可以說是頗為即興，原先的概念沒有辦法實行。

「東西遊戲」演出的時候，我放了一個水缸在展場中間，表達了當時我自己的一個感覺——"Drowned"的感覺。所謂即興，就是我覺得其他人一定會使用到這個水缸去做一點甚麼；大家沒有明言，是一種默契——我放置一些物件，然後他們利用來作即興演出。由這裡開始出現了水缸、水和魚，及浮的東西的意象。

以我的觀察，香港人一向很喜愛飼養金魚，無論普通市民——甚至很奇怪——抑或商業機構，像恒生銀行也養一大缸金魚。一方面這可能是出於「風水」上的需要，但想深一層，我發現這其實反映了數點：—

第一，香港人的生活空間很狹窄，擠迫感很大，尤其當時在社會上有很多壓抑存在，養一缸魚在自己的生活環境中，是唯一一種舒緩；第二點頗能夠象徵香港人——「金魚靚靚」，金魚美麗，卻總離不開魚缸；很中產，很慘，也很可憐。被困於一個自以為悠然自得的狀態中，但事實卻並不那樣自由。這成為了我一直以來使用的其中一個象徵符號。

### 暴力由顯而隱

另一個展覽是在尖沙咀香港藝術館開幕後半年搞的，叫做 "City Vibrance"。展覽中，我開始將書本放到水缸中。(六四之後，我一直觀察著香港九七問題的憂慮、文化發展的問題，很自然就放了書這個元素在水缸中，後期將水轉作油。)很多策劃人看過這件作品都很鍾意，紛紛邀請我參加展覽。於是九三年在澳洲參加第一屆亞太三年展展出，同年亦被邀到德國作個展。

一九九三年我去了加拿大，一九九四年在那裡的一個畫廊再做了一次 "Drowned" 的裝置。這次作品更遠離六四事件的影響，反而在思考我自己的問題，如那一年的移民潮，出現了很多「太空人」。我在加拿大生活時經驗了一種 "Sub-urban Life"，那是在香港經驗不到的。所謂 "Sub-urban Life" 就是一種很寧靜但又很中產的生活，這些體驗令到自己更加 Restless；六四的時候大家是明刀明槍的暴力，大家都知道弊處在哪裡；但 "Sub-urban Life" 中出現的種族歧視等問題，反而藏身於暗地裡。

有一段時間我與其他藝術工作者合作搞一些 Performance，當中體驗到一點，就是 Performance 在某程度上與裝置有很大的關係，因為早期我做裝置其實是由 Performance 開始的。

## 拋掉畫筆搞裝置

現在有另外一個創作方向，我覺得還未十分成熟。拍過學生書桌面的照片，我對照片「紀錄」的特性，以及那種界乎主觀和客觀之間看事情的狀況，產生了興趣。我覺得自己現正處於轉變中的狀態；創作的同時要搞 1a Space，做那裡的展覽策畫人，舉辦展覽。

以往香港沒有甚麼條件去做裝置創作，大家對傳統、現代那種文化執著十分緊張。為甚麼我開始做裝置創作？正是因為想推開那個大的包袱。本來我是畫畫的，到現在還很喜歡繪畫，但我選擇不畫，那是因為覺得抱著這個包袱是一種壓抑。一九八零年時，我常想，為甚麼要考慮那麼多文化因素才可以創新？變成很多時有些創作方面自己想做而做不到，因為自己有一些壓力、期望。當時覺得，如果自己仍然停留在畫畫這個創作媒介，將會很辛苦才可以展開所謂的認受性的創新，我覺得這是很不公平的情況。

很早我已察覺到自己在創作上的興趣：很喜歡探索空間。由早期的繪畫創作直至現在，我首先考慮的就是空間及作品的展示方式，很多時作品都是以形式和空間先行，內容在後。很早我已開始畫一些 Installation Painting，不是只有一幅畫而是多張拼在一起，創作時會考慮空間。我很重視作品與空間之間關係的考慮，亦因為這個出發點，慢慢到我做 Performance 時，令我有很深的感受。整件作品的創作空間開放得很闊，是我特別喜歡的一點。

八十年代我開始做「中國旅程」，榮念曾那時剛剛回港，他邀請我在他的一個劇中幫忙，那時候我不知道甚麼叫做 Performance，但做完之後發覺是一件「很好玩」的事情，那時起我想到可以做一些與空間、時間、光、影、行動等等有關的創作，這個其實已經是裝置的前身。還有一個理由，就是那時做視藝創作並沒有任何資助，但如果做 Performance 的話就會有資助。在這些理由之下，我開始嘗試裝置創作。

訪問日期：2002 年 3 月 11 日

訪問地點：蔡仞姿小姐家中

採訪、筆錄及整理：曾慶靈

資料來源：香港當代藝術研究及出版計劃

(Contemporary Art of Hong Kong - A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 Project)

《他人的故事—我們的註腳：香港當代藝術研究 (1990-1999)》

(Someone else's story - our footnotes, Contemporary Art of Hong Kong (1990-1999))

(2002 年 7 月，香港藝術中心。) (July 2002, Hong Kong Arts Centre.)

© Hong Kong Arts Centre 2002.